

中外文學

單德興
余國藩

訪柏柯維奇—談新編美國史
虛構的石頭與石頭的虛構
(李爽學譯)

孫康宜
張靜二
張鈞莉
王秀美
Shakespeare
Cortazar

北美二十年來詞學研究
姚薏的詩文理論
從遊仙詩看曹氏父子的性格與風格
高允及其文學初論
莎士比亞商籟體(陳次雲譯)
正午之島(陳純真譯)

期五第・卷十二第
期三三二第總

中外文學月刊

發行人
編輯顧問

顏元叔 王靖獻 朱立民 余光中 高友工 夏志清 葉維廉 齊邦媛 李歐梵
王夢麟 朱炎 姚一葦 胡耀恒 袁鶴翔 葉慶炳 劉紹銘 羅錦堂

社長 宋美
總編輯 張惠
執行編輯 易
業務經理 朱偉
業務助理 彭碧
卿誠鵬娟璿

出版者

中外文學月刊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轉
電話：(業務部) 三三〇三一
三八八

印刷者

(編輯部) 三三一六三
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永和市成功路一段五巷五號
田園書屋

港澳零售
總經理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56號2樓

▲訂戶敬請保留封套編號以便聯絡或查詢▼
親友代訂折合新台幣，註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國內零售每册新台幣八〇元

訂閱 { 全年新台幣 八五〇元
兩年新台幣 一六〇〇元

郵政劃撥(二七九五一) 中外文學月刊社

國外

平郵 { 港澳地區美金 46元
其他地區美金 53元

航空 { 港澳地區美金 59元
亞大洋洲美金 65元
歐美非洲美金 71元

請寄匯票或個人支票，受款者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類一第登准核政郵華中
號〇四二三第字台紙聞新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號伍零貳壹第字誌台版局

・版出日一月十年十八國民華中・

中外文學 目錄

第二十卷・第五期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號

封面設計

沈志中

文學論評

柏柯維奇——談新編美國史

單德興

虛構的石頭與石頭的虛構

余國藩著
李爽學譯

——論《紅樓夢》的語言對應性及宗教象徵系統

北美二十年來詞學研究

孫康宜

——兼記緬因州國際詞學會議

姚薏的詩文理論——以「氣」為中心的創作觀

張靜二

從遊仙詩看曹氏父子的性格與風格 88

張鈞莉

高允及其文學初論 123

王美秀

外國作家與作品譯介

莎士比亞商榷體 157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著
陳次雲
譯

正午之島 173

胡立歐·哥達莎著
(Elio Cortazar)
陳純真
譯

訪柏柯維奇

單德興

談新編美國文學史

書寫美國文學史開始於一八二九年那普的《美國文學講話》(Samuel L. Knapp, *Lecture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Remarks on Some Passages on American History*)。十九世紀的美國文學史家大多獨力修史。二十世紀鑑於美國文學研究分工日細，合寫文學史之風遂起，其中公認具有代表性的為傅特等人編輯的《劍橋版美國文學史》(William Peterfield Trent et a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三冊，一九一七—二一)以及史畢樂等人編輯的《美利堅合衆國文學史》(Robert E. Spiller et al.,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先後四版，一九四八、一九五三、一九六三、一九七四)。一九八〇年代，重寫美國文學史的呼聲甚高，最為人矚目的就是艾理特主編的《哥倫比亞版美利堅合衆國文學史》(Emory Elliott,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九八八)以及本文所介紹的柏柯維奇主編的《新劍橋版美國文學史》(Sacvan Bercovich,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進行中，書名暫定)。

柏柯維奇現任美國哈佛大學英美語文系教授，早年以研究美國清教徒時期著稱。一九七〇年代著有《美國自我的清教徒根源》(*The Puritan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lf*，一九七五)、《美國哀怨》(*The American Jeremiad*，一九七八)，並編有《預示說和早期美國文學》(*Typology and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九七二），《美國清教徒的想像》（*The American Puritan Imagination: Essays in Revivalism*，一九七四）。一九八〇年代他的關懷擴及整個美國文學史的探討，編了兩本相關論著《重建美國文學史》（*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一九八六）及《意識型態與經典美國文學》（*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九八六，與 Myra Jehlen 合編）。他除了擔任艾理特主編的美國文學史的顧問編輯及撰稿人（撰寫〈清教徒的新世界觀〉，“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New World”，33-44），還接受劍橋大學出版部委託，負責主編《新劍橋版美國文學史》。其一九八〇年代出版的十篇左右的學術論文也都環繞著美國文學史，其中以〈美國文學史中意識型態的問題〉（“The Problem of Ideology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Critical Inquiry* 12.4 [1986]: 631-53）和〈作為典律和脈絡的美國：異識時代的文學史〉（“America as Canon and Context: Literary History in a Time of Dissensus,” *American Literature* 58.1 [1986]: 99-107）兩篇文章尤其重要，不但是其美國文學史觀的具體呈現，也稱得上是他主編的美國文學史的宣言。劍橋大學出版部對這部文學史描述如下：

本書將是自一九四八年史畢樂的《美利堅合衆國文學史》以來第一部多冊的美國文學敘事史〔按：艾理特主編的文學史只有一冊〕。那部文學史開宗明義指出：「每一代應該至少寫出一部美利堅合衆國文學史，因為每一代必須以自己的方式來定義過去。」如今，四十年過去了，人們亟須一部周全的歷史：部分用來說明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出版的文學，但更要反映新的歷史研究、智識關懷、批評方法。這一代的美國研究學者以過去的學術為基礎，已經開始從許多角度來廣泛重估我們的多種文學傳統。希望《劍橋史》能代表這項工作，不但表達出這一代最好的成績，並為下一代樹立方向。本書預計於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開始出版〔按：截至目前尚未出版〕。

柏柯維奇於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一日，赴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演講。筆者當面向其請教有關這部文學史的理念及編輯方針。訪談錄經柏柯維奇本人大幅修訂後全文如下：

單：能不能談談你主編美國文學史的原則？你說過，一九八〇年代的美國文學史應該是「異議」的文學史。你如何實踐這個理念？

柏：這件事相關的不是單一的歷史，而是複數的歷史 (*histories, plural*)。這裏所說的複數不但是理論的，而且是實際的：可以有不同種類的文學史，包含不同的歷史觀。大多數的文學史仰賴的是單一的 (*monolithic*) 歷史觀，結果就成了全面的綜合 (*an overall synthesis*)。這部文學史試著糾集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歷史觀，把不同的故事交織成網，而沒有全面的綜合。這個背後的原則，如果可以稱為原則的話，就是讓不同的意見充分發揮，包括彼此之間的矛盾、斷絕。

單：這麼說來，你身為主編，編輯方針不像史畢樂那麼威權式的。你會不會改寫來稿或……

柏：不會。撰稿人把稿子送來，我提出建議。這部文學史和史畢樂及其他文學史不同的地方是，他們請了很多入撰稿，每個人只能寫很短的一篇。每個人只能寫十頁、二十頁、三十頁時，就不得不遵循某個格式，原因不外是文章中必須涵蓋某些資料。我這部文學史的撰稿人比較少，只有二十位左右，每個人都要寫一長篇——兩百頁或更長——而我希望在這麼大的篇幅中，能夠傳達某種的歷史觀和文學觀。

單：在艾理特主編的美國文學史中，他把定義歷史和文學的問題留給撰稿人去取決。你也採取相同的方式？

柏：我選擇的人代表不同的意見，他們都是優秀的批評家，而且是同一代的人。選擇同一代的人這個決定是和艾理特的文學史一個不同的地方。

單：每位撰稿人是集中在單獨的作家還是……

柏：不，集中在整個時代，從一群作家的角度，或文化關懷的角度，或文類的角度。每一冊根據不同的考慮而分類不同。

單：這部文學史確切的名稱是什麼？會是《新劍橋版美國文學史》(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好跟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劍橋版美國文學史》有所區別？

柏：書名還沒確定。現在稱做《劍橋版美國文學史》，因為將由劍橋大學出版部出版。

單：有關美國文學史的論述自那普以來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之久了，你會如何把這部文學史放在這個脈絡中？

柏：這個嘛，我認為每部文學史都代表它的時代，不管編者喜不喜歡，「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這部文學史將代表我們這個時代中的歧異。在其他的時代，對於歷史和文學都有一個中心的觀念。史畢樂的時代和那普的時代一樣，對於這些術語都有廣泛的共識。現在我們沒有共識。如果在寫作這部文學史時，彷彿對歷史或文學具有某種單一的觀念，則是未能代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異識並不意味著「反對」(against)任何事情，而是意味著欠缺共識 (absence of consensus) 以及多樣的挑戰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一九九〇年六月初稿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修訂

筆者感謝柏柯維奇教授接受訪問並修訂原稿，副編巴鐸 (Cyrus R. K. Patell) 提供該書相關資料。有關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史的書寫，可參考本人《析論史畢樂的美國文學史觀》(文收《朱立民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美國文學·比較文學·莎士比亞》，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〇年，頁二五三—三〇〇) 及《美國文學史：反動與重演——析論二十世紀的三部美國文學史》(文收《第二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頁一三五—一八〇)。

附錄：《新劍橋版美國文學史》撰稿人及各部分名稱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General Editor: Sacvan Bercovitch

Associate Editor: Cyrus R. K. Patell

Volume One: 1492-1830

Emory Elliott: *New England Writing Through Edwards*

Robert Ferguso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1750-1820*

Michael Gilmore: *The Literature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Early National Periods*

Myra Jehlen: *The Literature of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Volume Two: 1820-1870

Jonathan Arac: *Prose Narrative*

Michael Bell: *The Literary Marketplace*

Barbara Packer: *Transcendentalism; Poetry*

Eric Sundquist: *The Literature of the Frontier, the Indian,
and Slavery*

Volume Three: 1860-1920

Richard Brodhead: *Fiction, 1860-1890*

Philip Fisher: *Forms of Cultural Life*

Sandra Gilbert: *Poetry*

Walter Michaels: *Fiction, 1890-1920*

Volume Four: 1910-1950

William Cain: *Criticism and Letters*

Frank Lentricchia: *Canonical Poets*

David Minter: *Prose Narrative*

Cary Nelson: *Non-Canonical Poets*

Werner Sollors: *Popular Culture, Drama, and the Short Story*

Michele and Robert Stepto: *Writing on the Margins*

Volume Five: 1940-1980

Christopher Bigsby: *Drama*

Morris Dickstein: *Fiction Before 1970*

Evan Carton and Gerald Graff: *Criticism and Theory*

Wendy Steiner: *Fiction After 1970*

Robert Von Hallberg: *Poetry*

虛構的石頭與石頭的虛構

余國藩
李夷學 著
譯著

論《紅樓夢》的語言對應性及宗教象徵系統

重要書目略稱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紅樓夢》 曹雪芹、高鶚合著，三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除非另有所指，本文夾注頁碼均指此書。

《卷》 一粟編，《紅樓夢卷》，二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中譯稿夾注頁碼據《紅樓夢卷》（臺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一年重印）。

《集刊》 《紅樓夢研究集刊》

《評本》 《紅樓夢三家評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研究》 《紅樓夢研究》

伊藤譯 伊藤漱平譯，《紅樓夢》，三冊，收《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四四—四六（東京：平凡社，一九六九年）。

李譯 *La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trad. Li Tche-houa et Jacqueline Alézaïs,

révision par André d'Hormon, 2 Vols. (Paris: Gallimard, 1981).

《評語》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

S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rans. David Hawkes and John Minford, 5 Vol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1973-1986).

SSC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s. 1-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84).

楊譯 Tsao Hsueh-chin and Kao Ngo,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rans.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3 Vol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3).

一

十八世紀問世的中國古典說部中，《紅樓夢》堪稱奇葩，可謂字內獨秀。《紅樓夢》這個書題又分外響亮，中外讀者知之甚稔。然而，若僅就內容觀之，本書另題《石頭記》恐怕才更切合實際。早期的手抄本幾無例外都冠上此題，而小說所長篇敘寫的生命經驗，也正是其頑石主角的業報輪迴，亦即其「前身身後事」。此所以霍克思 (David Hawkes) 與閔福德 (John Minford) 的最新足本英譯仍以《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 為題。

除了《石頭記》，《紅樓夢》的書題還有《情僧錄》，《風月寶鑑》與《金陵十二釵》等。本書作者極可能也是回目的制定者，故上述書題或可謂意涵深遠，足以聚照故事所涉的象徵義彙 (symbolics) ①。雖然如此，本文卻也不擬妄斷題旨；我所繫繞於胸者祇為全書主要母題，而所擬檢視者唯玉石及其在書中的作用——

或謂小說如何藉上述母題以反襯其虛構性。愚意以為：《紅樓夢》所「記」固為其頭石主角，然而「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同時也在昭示故事本質為何，道盡讀者接受此書的方式，亦即閱讀石頭／「石頭記」的效果。換言之，我的論點並不脫故事文本的暗示：主角在小說裏的規數也就是他證悟的需求。妙的是，這個過程亦可轉喻虛構作品的形成與接受。我另擬指出，棄石墜凡這個故事所用語言深刻而又深富人情，其敘說與閱讀本身其實早已交涵著某種內省性的互動。我們唯有正襟危坐，深究某些中國哲學與宗教大主題，才能體察此種衝撞之極。

這些大主題各有細微的差異，也有各自的發展。要掌握這些種種，我們得先探討書首女媧神話的意義。古籍所見此一女神的故事說法不一，而且時見抵牾。但我們綜合各家載錄，仍可發現其中至少有兩個重要母題。首先，女媧伏羲時常並現，似乎俱屬某創世紀神話的內容③。包德英 (Deak Bodde) 早已從宇宙先其存在的事實否定她們造物主的身分④，是以女媧倘真令人思及洪濤初判，則其所闡釋的宇宙形成觀恐怕永無定論，徒然在《楚辭·天問》裏留下個疑問罷了：「女媧有體，孰制匠之？」⑤此一問題簡直大開倒車，而且沒有個歇止處。因此，女媧縱能代表洪荒太初，其地位與意義顯然也要大打折扣。

雖然如此，四部備要版《淮南子·覽冥訓》頁七甲的敘述⑥，卻是個頗見歧異的故事：女媧曾煉五色石補天闕，斷鼈足以立四極，又積廬灰以止涇水。共公與顓頊爭帝位，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幸賴女媧修復之。換句話講，《淮南子》無非強調若無女媧，文化將傾，分崩離析。共公的故事也是版本不一，但總與太古洪荒的水難關係密切。他撞倒不周山，天傾地斜，振滔洪水⑦。既敗，遂遭流放，象徵渾沌退讓，秩序生焉⑧。女媧煉石補天，當為建立秩序的一大功臣⑨。

在女媧神話中，上述兩大母題顯而易見。她與伏羲婚媾，匡正亂象，正可象徵皇天后土。蒲安旭 (Andrew H. Plaks) 故此草萊初創，從這個觀點研究《紅樓夢》，使女媧神話成為其原型解讀的基底。漢代武梁祠石刻上的伏羲女媧亦分亦合，在蒲氏眼中，恰恰象徵「中國文化好在同時呈現正反互補的傾向」⑩。蒲氏還

發覺，《紅樓夢》的意義與結構也充斥這種現象。

從《紅樓夢》的大設計來看，蒲氏的解讀或有其效用，但是，有關渾沌初開的各種疑竇，他就難以爲人解蔽，更不提說明得了女媧神話在小說中的用意。誠如《紅樓夢》內文所示，女媧故事僅於消極處暗示小說情節根由，說那媧皇煉石補天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彩石，單剩一塊棄置未用——蓋「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也。棄石的浮沉於茲始焉，而所涉的關鍵首先便在「材」字。不管他人如何解釋與定義此字，就此刻小說的文義格式觀之，「材」者「才」也，當無疑問^⑪。棄石「無才」，故從靈界墜凡，小說中有詩爲證：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許多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情誰記去作奇傳？

(冊一，頁四)

這首詩沒有什麼玄妙之處，但也不是一無文字破綻：首行的「去」字在句構上即顯得模稜兩可。許多讀者把此行視作陳述句，但倘以匠心獨運的問句看待，則其中自然充滿無奈與怨怼：難道「無才」也可以去補天嗎？句意顯然，而其自疑自問，同見強調：莫非因此見棄墮凡？果真愚昧闇昧，難以同參造化天工？^⑫志既未伸，棄石胸懷抑悶。第二行的「枉」字便在續託此心。此字或指枉然無益：以此印證，則其尋常解法便非無的放矢——前身既乏用途，撞入紅塵仍爲棄石！先天不良，何能補天？轉世投胎，命局不變！相反，若將「枉」字解爲「冤枉」，則此行益發凸顯首行問天所寄的悲意。

詩行本身的兩面性，均涉及發話者的身前身後事。且不問拉直這種背反的方法，發話者確實有意將前世今生托付「奇傳」。把這兩個字英譯爲 *publish* 或 *publication*，都不如法譯 *unmerveilleux récit* 來得巧妙，富於隱喻^⑬。「奇傳」一詞確有深意，因《紅樓夢》隨後即以「問世傳奇」（冊一，頁四）呼應之。顧詞

意義，「傳奇」所「傳」者「奇」異事也。唐人首以此詞命其文言虛構，明清「南曲」復冠此名。前者的文體特色見於首句多出以某生者某時某地人也，而該「生」亦慣以姓稱而不名。觀其篇末微旨，又可判別情節大要，而敘述中插詩抒情，議論中不乏史筆，尤屬常態。「南曲」動輒三、四十折，戲碼常帶暗喻，不是用「筭」就是用「琵琶」或「扇」爲名。

南曲、傳奇的特色，〈紅樓夢〉都可一見，但不是照樣搬演：小說有其用意所在焉。例如某些頗具傳統的手法不是大刀闊斧改動，就是迭經擬議。開卷首回非但沒有沿用老套明說某生某時某地人也，反而從不同角度起筆開說，地理背景又含糊得好似哪裏都像，弄得人滿頭霧水，遭到那揄揶都還不知道。例如首回提到的「甄士隱」，其祖居現址之名便費人疑猜，批評家莫不從同音字尋其奧旨。如此一來，葫蘆廟就變成「葫蘆妙」⑭，而十里街又遭解釋爲「勢利街」或「實理街」⑮。話說回來，薛寶釵的金鎖和賈寶玉的通靈寶玉，在小說中確實弦外之音，雖然〈紅樓夢〉的複雜多樣也已清楚指出：任何象徵——包括「夢」、「鑑」或「金玉良緣」——都難以盡括小說的意義。閱讀此書尤其要認清的是：其套襲南曲、傳奇的筆法有如蜻蜓點水，真正的目的卻在援用文學史以強調筆下故事本爲虛構。既然獨鍾傳奇，難怪發話者要「倩誰記去作奇傳？」而這個問題必然也有愚弄揶揄的暗示：全書開篇即謂其根由乃某人平生潦倒，見棄於世；又謂全書來歷荒唐無稽，背景失落難考，如此則故事所欲「傳」者究有何「奇」？這當真令人納悶。

當然，問題的部分答案在於棄石如何淪落凡間，而後者正是〈紅樓夢〉全書開展之處，也是前述謎題消解的所在。足本〈紅樓夢〉顯示，棄石下凡這個劇變的細節與一僧一道突然出現有關。此石在女媧補天之前業經鍛煉，「靈性已通」。茫茫大士與渺渺真人又大施幻術，縮之爲鮮明瑩潔的扇墜美玉，決定攜之下世，「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冊一，頁三）⑯。這幾句話對仗工整，頗有駢文氣勢，頗令棄石喜不自禁，貪心唯唯。雖然如此，轉世投胎，歷凡啓蒙的工作仍得由僧道決定。棄石或曾因無材補天而怨嘆悲號，但在靈性已通，形體寶美之後，他仍得待茫茫二仙師到來，才能脫卻舊胎，改

變環境。

雖然如此，乾隆甲戌本《石頭記》（一七五四年抄本）所保存的此一情節，強調的卻是棄石自願歷劫。蓋僧道說笑之間，曾提到「紅塵中榮華富貴」（頁二）。而棄石乍聞之，念念間凡心已動，乃央求仙師攜去成全。不料渺茫二尊者俱不以爲然，更厲言拒絕：

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榮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甲戌本頁四—五；另參《紅樓夢》，冊一，頁三）

話說得够警省了，奈何棄石凡心已熾，哪裏聽得進去。這僧道知不可抑，乃觸動慈悲心腸，轉口歎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

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是扭轉棄石命運的關鍵，然此點在乾隆庚辰本（一七六〇年抄本）中重要性已大爲減少；在隨後諸本中更見式微。棄石初遇僧道，確屬奇特，只可惜《紅樓夢》的版本沿革看不出轉轍遞降的緣故③。脂硯齋的夾批曾指出，「究竟是到頭一夢」等語「乃一部之總綱」（《評語》，頁六）。脂評確實犀利見血，雖說棄石與僧道的長篇對談，仍可能因敘事聲調不諧而遭掩割。二仙師警人之語未免俱見，說教的企圖又分外明顯，作者可能有感於此，最後乾脆一筆刪削。此外，棄石口口聲聲稱心慕「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卻和往後諸回自己的心性發展矛盾互攻，蓋尾後的寶玉常視富貴如同浮雲。僧道問答不久，《紅樓夢》中另一神話即刻登場。棄石的慕切衷腸與此更不搭調。他和絳珠仙草有宿世緣報，若對塵世繁華過分企慕，徒擾亂讀者耳目，分散他們對此轉世因緣的注意力。

相反的，一九八二年的最近版《紅樓夢》，卻以乾隆壬子年（一七九二年）刊刻的程乙本爲底本，加插甲

戊本棄石慕凡一景。可見今日編者眼中的版本閱讀，已不再囿於時序先後，反以編述動機為焦點重心。甲戌本凸顯棄石「凡心已熾」，不啻在聚照「欲望」問題。王國維（一八二七—一九二七年）認為「玉」者「欲」也，而這正是貫穿全書的引導母題（leitmotiv）。^①我們若以思凡為棄石種種因果緣生的認識基礎，則王國維的批評不無意義。那棄石堅持己意，再不理僧道正色危言，其命運理當一肩承擔。女媧不讓他補天的決定容或莫名其妙，一頭撞進紅塵卻是自招自惹。瑩潔美玉，靈性已通。這點恰與人嘲自嘲的「蠢物」一詞形成對照，而甲戌本中的扶擇益發凸顯此一對照的諷喻。在《紅樓夢》的長篇敘述裏，此一對照也可以為男主角的心性發展作一定位。此一發展還涉及某些複雜問題，諸如賈璉卻又性靈，出塵之思與欲望交戰等等。在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完結章回，我們故此看到寶玉在各種機緣下掙扎求悟。自娘胎帶來的通靈寶玉，在證悟的過程中幾經危險，離奇失蹤的情節一再上演，最後轉成「還玉／欲」的寓言（參較第九四、一〇六—一〇七諸回）。

不管版本問題要如何解決，早在《紅樓夢》卷首，我們就已經看到棄石幻形轉世的契機。接下來我們又了解，他原為赤瑕宮神瑛侍者（冊一，頁八）。下凡的過程因此益趨錯綜複雜。棄石以神話人物現身這情節，實乃小說二度開筆處。理論上，女媧拒其補天為《石頭記》一名的由來，但典據雖然如此清楚，書中男角女角的來歷卻仍有賴上述神話來解釋。他們在俗世所作所為，前世已經注定，緣報的玄機是一點也不玄。

縮成扇墜的棄石，據說曾經茫茫大士攜往警幻仙子的宮中。太虛幻境各處，皆屬仙子轄下。小說走筆至此，又抬出一僧一道，讓他們復述一遍棄石的遭遇。然後在一聲霹靂中，甄士隱（真事隱）倏忽醒來。他乃統攝《紅樓夢》全部情節的角色，適才僧道所述的石頭故事，原來只是南柯一夢。

僧道告訴士隱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不用贅述。但有一點卻得仔細考量，亦即棄石在赤瑕宮造因所結出來的緣：

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

冊一，頁八

棄石的慷慨大度，終使絳珠草換得人形，修成女體。爲報答灌溉之德，她願陪棄石下世爲人，且誓以「一生所有的眼淚」還恩。

當年在青埂峯下，棄石因無材而見棄於女媧，「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冊一，頁二）。如今身爲神瑛侍者，自非昔日吳下阿蒙。且不管何以欲求補天而不可得，此時身在太虛幻境的棄石確實自在逍遙，可以隨心所欲施捨甘露，造惠物類。由此觀之，我們便得重新考慮他是否「有材可用」的問題。絳珠草日受灌溉滋養，確實也因此而得天精地華，脫卻草胎木質，化身爲「有情」。因此，灌溉的動作或可視爲另一種的「修補」或「滋補」。

區區舉手之勞，居然就可化腐朽爲神奇，化無情爲有情，則節外生枝定屬必然，蔓延處亦勢如野火燎原。卷首神話裏的棄石似無女媧的育孕能力，但他待絳珠草的恩卻可視爲另一種造化^①。後者修爲女體之前，「心扉」已開，暗慕神瑛，才能在其「滋補」下脫胎換骨。棄石的沃野豐饒，或可爲其早先熾欲說明一二。渺茫二仙師前謂「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一語，便指此一欲動過程。《老子》第四十章曾謂「有生於無」^②，則「無中生有」豈非此一名言的直接迴響？從上下文看，老子的話實爲某種創世紀觀，但二仙師所指，卻是棄石凡心熾後的欲動，因此不無諷刺之意。就《紅樓夢》而言，「欲」字意涵二指。棄石自慚不堪任用，故渴慕下凡以彌此憾。他念生則欲動，小說的情節率皆由此產生。另一方面，作者若要開講《石頭記》，事先也非得有「無中生有」的工夫不可。職是之故，女媧的「豐饒」器量更見釋出。在神話中，她是人類始祖之一；在《紅樓夢》裡，煉石補天已然變成幻緣傳奇的源中緣。故棄石雖未蒙女媧垂青，補天不成，卻也在另一方面致力於一種「造化」神工。她和女媧其實都在反映藝術活動，做的都是「開靈」與「賦形」的工作。

那絳珠草既感棄石德惠，五內便鬱結「纏綿不盡」之意。而彼此情欲既熾，當然也就造下來生緣，風流情